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

咸豐九年己未六月丙辰

諭內閣刑部員外郎段承實著撤銷五品卿銜

直隸總督臣福布政使文煜奏本月十六日據派赴北塘海口照料之委員候補知府長啟等稟稱是日申刻有俄國船隻進口該府等當派千總任連升上船詢係俄羅斯國藉用味夷船隻駛泊北磁臺以下船上夷官六人內有通使安株即去歲來通之安人功呈出公人一角託買食物單一紙閱看夷文情詞頗為桀驁該夷原有呈進槍礮之說此次照會中並未提及乃稱遣派章京等官入京投

遼書信給與該國公使。查去歲和約內有無准其由海口
投遞書信之語。鄂等未能得知。該吏如此肆意任為。似未
便徑聽所請。鄂等與僧格林沁商議。俄吏此次來意。未可
窺測。擬先令委員往該船曉諭。就近探其來意。所有照會
內應復各語。先繕彙進呈。

御覽。該吏聲稱攜帶戰船幾隻。現在瞭望欄江沙。祇有該國大大
輪船一隻。其隨後所來各船若干。尚未探悉。

硃諭。先詢其來意。如無要事。即代為接遞書信。如必欲進京。即令
其少帶從人。俟味吏起身後。再令其由北塘進京。抵都後。更可
與言明。常由海口往來。往返徒勞。一切事件。各有地方官之專

音並可以踐丕首可改專條之言。以釋其疑。至戰船一層。不必與較。可告以我國與貴國相好有年。今雖英國開仗。係彼自起釁端。並不藉貴國兵力。代為禦侮。此說妥否。王等酌之。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等奏。俄夷投遞照會。並擬給照覆等情。覽奏均悉。俄夷藉坐米夷船隻。駛近北墩臺停泊。所遞照會。以現派伊國副章京步多國似克。通事官石村馬略甫二員。帶同跟隨二人。欲由旱路進京。投給伊國公使書信。並非為搶墩而來。至稱慕喇約甫。即帶幾隻戰船。到海口聽候回信。其來意甚不可測。所有現到四人。著恆福等准其由北塘進京。前經肅順瑞常與上次俄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議准。如有人到津。先期照會。

中國由北塘進京。此時可約期俟味酋起身後。派委文武二員
伴送。所有路上驛館供給。概由地方辦理。毋庸該使自出已資。
其護送之官。毋須大官。如蒙喇約甫欲行會晤。恆福等與訂期
相見。可告以此次天津與英國開戰。乃英首背約。先起釁端。僅
其自知理曲。悔悟求和。中國仍不拒絕。俄國所帶戰船。想係幫
助中國起見。以固和好。亦可無須。如未曾晤面。不必於照會中
提及。攜帶戰船之事。以免語多枝節。至現在欄江沙外。雖祇有
該國大輪船一隻。惟既據稱攜帶戰船數隻。仍著僧格林沁密
飭將弁。即北塘海口。亦須嚴加防範。以備不虞。

恆福等人奏。連查行走程途一節。芬等與僧格林沁商議。

味夷自北塘登岸。令由陸路至軍糧城。即由軍糧城徑至北倉上船。當飭委員告知。該酋意甚樂從。查北倉距天津府城二十里。夷酋舍陸登舟。雖行走天津地面。離城較遠。免其窺探後路虛實。且與程途並不紆折。抵通後。再行起程入京。查有鹽運使銜清河道崇厚。副將銜候補參將宣化鎮標中營遊擊張秉鐸。堪以護送。擬即派令督同委員暨各地方官。沿途妥為照料。俟到京時。交順天府府尹銜門接收辦理。換約後。仍派該道等護送出京。到北塘上海。以資熟手。所有該夷酋進京人數。前已奏明。議定祇帶伊國隨員二十名。並跟從及內地。在味國書寫漢字之人十

名。共三十名。仍諭飭委員等及沿途文武。不動聲色。密加防範。至江蘇臬司薛煥。候選知縣黃仲會。琴恆。福運。即專劄飛催。飭令該司率同黃仲會。無論行抵何處。徑赴京城。不必繞道天津。以期迅速。琴等連日在礮臺上。用千里鏡瞭望。僅見有味夷大小火輪船二隻。在北塘海口一帶灣泊。其喫水兩圓船隻。均已不見帆影。惟詢得由牛莊駛來商船云。十四日瞥見距天津海口。約二百餘里之十八托水洋面。泊有夷船九隻等語。是否調取救挽。意圖報復。抑或藏匿海島。別有詭謀。均難測料。已由僧格林沁。督飭各官。仍行嚴密防範。以備不虞。十三日午刻。味夷副使衛

來古帶領通事。來生小火輪船一隻。駛入北塘河內。遣委員議事。努等當派廣平府同知博多宏武。候補知州曹大綬。前往接見。該夷云。係探聽

諭旨。准其何日進京。並催取照會等語。努等伏思。日前味夷來會。雖述和約章程內。有互相訓處之言。而又不肯遽任其事。及與委員等會晤。其詞若遠若近。難以捉摸。此時惟有俯如所請。令於二十日外起程北上。以免生疑。當於十五日。給予味夷照會。旋接該夷照覆一件。努等公同拆閱。係定期本月二十一日。自北塘起程北上。已飭令崇厚等知照。趕緊妥為豫備。並密諭於水路沿途。護程前進。約計時日。

桂良等必可先行到京。努等復與僧格林沁商議。以味夷既欲進京。而喫佛兩夷。又無實在消息。擬再復給味夷照會一紙。設法轉聞。試其如何答覆。再為馳奏。再努等初九日接見味酋後。即於次日委員送給豬羊米麵菜蔬等物。該酋復開單囑買一切食物。亦經照單備辦送交。均經接收。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又煌奏。派員護送味酋起程一摺。本月二十一日。味夷自北塘進京。即照該督等所議。由軍糧城徑至北倉上船赴通。仍密飭清河道崇厚等。小心防護。及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本日桂良等已到京。即可仍令經手。互換和約。至喫佛

夷船全行駛去。似無消息。茲據牛莊商船在距天津海口二百餘里之十八托水洋面。見有夷船九隻。是該夷潛匿附近地方。或聽味夷信息。或招集兵船。再圖報復。若再來肆其猖獗。其兇鋒必更甚於前。著僧格林沁加意嚴防。勿稍大意。前因味夷肯赴北塘。與恆福會晤。是以屢次諭令該督。飭文煜來機利導。使俾夷就我範圍。足以孤倏夷之勢。茲恆福等照會味夷。令其轉達倏俾兩國。如情願修好。進京換約。即可前赴北塘商議。未免漫無區別。俾夷助惡。尚可佯為不知。倏夷則首起兵端。若先行俯就。恐長其驕悍之氣。更難辦理。此等機宜措詞失當。現在倏俾二酋。未必即能悔悟。願赴北塘。設或託味夷轉圖。自當分別

計議請旨遵辦可也

給味喇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昨接貴國欽差照覆。定於本月二十一日
進京換約。現今本部堂本司札飭委員。並地方官妥為照
料護送。查上年和約內。各國有事。均由貴國善為調處等
語。現在映喇兩國船隻。尚在大洋停泊。彼此消息。無從知
悉。應請貴國欽差。向其轉達。二十五日。大沽接仗。實由映
國兵船。直闖海口。並非肇自我開。如因曾經接仗。另在意
見。大沽國防。自當靜候。如自知理曲。情願復尋舊好。進京
換約。即可前赴北塘海口商議一切。本部堂本司。必為

代奏請

首以全和好如何辦理均由英佛兩國欽差酌定仍希貴國欽差見覆施行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恆福等又奏所有味夷欲求坐轎一節昨經委員博多宏武曹大綬在北塘與該首面議告以各國到京向不乘轎該首以各國均係屬國該國情形稍異復經該委員等答以他國或不相同現在俄羅斯在京皆係坐車並不乘轎該國與俄國事同一律似亦未便兩歧再三開導該首亦即應允現擬令其由北塘登岸即行坐車起身由通州起早到京亦不坐轎至味首所寄俄國書信等件原擬發還

係為防其勾結起見茲謹遵

旨由努恆福備咨將該首交來原信封寄軍機處交理藩院轉付
俄使接收

硃批知道了

丁巳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六月初九日亥時據署甯
古塔副都統佐領富新轉據署輝春協領富增呈據派防
佛多西地方之委官花里雅邊報稱六月初一日有長髮
夷人二十餘名分牽馱馬道經防所弁兵向阻不聽並據
統巡駝騎校博興報稱初二日該夷眾行抵罕奇地方支
搭帳房四架當向查詢言語不通帳房以內存放刀器不

容查有等因。呈報前到三姓之撒卜勒幅等。已有欲赴甯
古塔彈春貿易一語。隨即飛飭署副都統。刻即派員馳赴
該處查明。正言拒絕。毋任搭蓋房間。侵占地界。十一日午
刻。又准該署副都統續報。據海防官弁呈報。初二日有大
船二隻。三板船二隻。駛抵庫爾噶停泊。分遣夷眾。駕三板
船。至罕奇地方傍岸。其前到夷人。即豎立旗幟。往近登陸。
經該弁兵。婉言詢問。有老夷一名。以漢語答稱。伊等係由
東海到此。等候續來大船八隻。以便同赴天津。辦理公務。
其由陸路先到夷人。俱圍探問地勢而來。言畢。即使先到
夷人四名。同駕小舟。往迎大船。未回等情。伏查夷酋木哩

史岳幅前有由東海赴天津進送槍礮之舉。嗣在黑龍江
省。人有赴綏芬烏蘇哩。等候吉林委員勘界之言。近據各
卡探報。又稱該酋前赴奇咭。徑赴南海。約須秋後旋回。茲
實於琿春地界。先有陸路來夷三十餘名。旋復由海道繼
至多人。豎立旗幟。忽來忽去。並稱續有大船多隻前來。同
赴天津。是否即係木哩斐岳幅。均難懸定。該處孤懸海隅。
兵數無多。如果該夷僅貪占地界而來。該處與綏芬較近。
若任令該夷聯絡布置。已屬滋蔓難圖。若復別有覬覦。則
琿春地方。尤屬堪虞。現擬派副都統銜吉林協領巴模保
拉僕佐領永讓星馳前往。由甯古塔酌帶弁兵。督率署協

領富紳相機籌畫防堵。仍飛飭查明。如果僅止貪占空閒地而即與之據理剖辨。不必顯與爭執。肇啟費端。並密禁本地旗民不得與之交易。嚴飭兵丁加意防範。緩圖料理。儻該夷別生伎節。務須督帶弁兵竭力防守。一面飛行馳報再行酌派弁兵。並嚴飭甯古塔署副都統富新會同和衷籌辦。不可稍有貽誤。仍多備餘丁。勤加操練。以防不虞。特旨欽等又奏。五月二十七。六月初七初九等日。據哲著三姓副都統參領巴彥布等轉據巡防駝騎校儘先佐領訥爾吉報稱。五月初六日。夷官奇薩羅幅帶領夷人三十四名乘船三隻。由烏蘇哩口上駛。欲赴興開湖察看地勢。

理阻不聽。至呢滿河暫行停泊。又於初十至十七等日。由
呢滿河等處上駛夷船九隻。夷官二員。夷人一百一十一名。
口。攔阻至再。該夷等總以奉木哩雙岳幅之命為詞。謂烏
蘇哩以下。原係兩國同管之地。即使烏蘇哩江。亦許俄國
人船往來。今屢次強阻。是要尋釁。即派大官前來。亦不能
攔阻。隨喝令夷眾持械闖行。又夷官石沙木勒幅等五員。
帶領夷人三十六名。乘船五隻。駛入興開湖。並由陸路趕
馬五十二匹。夷人八名。經該弁等向其通事。乾有再三開
導。而夷眾等抗不進行等因。又據烏蘇哩口巡防佐領索
昌呈報。五月十三十六等日。有夷官五員。帶領夷人男婦

子女三百四十二名。口。乘船四十四隻。攜帶喫食器械。由
圖勒密駛入烏蘇哩江上行。該員向阻。走眾並不答言。卽
用船桿亂打。並據黑河口儘先協領佐領慶恩等呈報。五
月十七十九二十二等日。由黑龍江出口下駛。大小火輪
船各一隻。大小船十六隻。木筏二十五架。載運牛馬槍礮
等物。經該員弁等乘舟迎阻。該夷不容近前。視其指畫之
狀。似欲前赴奇咭等處各等因。並據聲稱。派兵密探該夷
營在烏蘇哩江東岸。自孤吉地方向上。由闊圖斯克。直至
興開湖等十四處。相距三四十里。至一百餘里不等。每處
建廠。並搭蓋草窩棚三五所。至十餘所。各居夷人男婦幼

緝二三十名。至八九十名不等。收放牛馬。開闢墾地。各有
烏槍農具。船隻等語。該員等前報。該夷潛在博力。並古克
連蘇蘇等處。建房收放牛馬等因在案。此次所報。是否統
算其數。未甚明晰。復經飛飭該員等。確查去訖。惟該夷人
眾日漸增多。而現在由黑龍江口下駛人船。仍復陸續前
來。且現入烏蘇哩以內。建房居住。夷人不下六百餘名。而
石沙木勒幅。又復率眾強入興開湖。察看地勢。理論不聽。
除飛咨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等。督率巡防守卡各員。據
理曉諭拒絕。暨飛飭署甯古塔副都統。揀員分赴綏芬。要
隘。按查嚴防。並咨商黑龍江。亦協力設法。勸阻該夷。毋再

恣意妄行。至前到三姓之撒卜勒幅。現在有無折回。及木哩斐岳幅。是否實赴天津。並現於何處停泊。現據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報稱。於圖色古途次。接據差探稱。在圖勒密詢據。夷酋奇薩羅幅聲稱。木哩斐岳幅。於五月初七日。到彼告迷。奉俄國差遣。下往奇噶。由彼徑赴南海天津等處。有事。約須秋後。始能旋返。取有回文。並於途次訪詢相符。查木哩斐岳幅。前在黑龍江省。有在烏蘇哩等候吉林委員一月之語。茲據探報。又復兩歧。現在飛飭富呢揚阿。再探該酋行止。

諭軍機大臣等。特著欽等奉。俄夷由水陸分赴瑛春。並夷眾強赴

興開湖。查看地界。及在烏蘇哩江。建房墾地情形。各一摺。俄酋
伊格那提業幅。到京以後。聲稱。欲會議東西交界。本月十六日。
復有俄夷四人。至天津北塘。投遞照會。有緊要書信。須送給伊
格那提業幅。自係為議勘地界起見。並聞木哩斐岳幅。亦至天
津。將來以理開導。如該夷酋等曉悟。其應如何辦理之法。總須
由該將軍等定議。京中不能遙制。至烏蘇哩江等地方。並無與
俄夷交界之處。疊經諭令該將軍等。設法攔阻。而夷蹤日復蔓
延。勢將無所底止。該夷人船下駛。必須先過黑龍江地。而奕山
於木酋前來爭論時。既未能據理拒絕。而於人船下駛時。亦未
聞攔阻。實屬咎無可辭。特普欽等。疊次奏報。派員攔阻。亦復毫

無實際。豈得以奏明在前。還可責耶。景濤此時定已行抵吉
林。若會同奕山等將俄夷如再有人船下駛。應如何妥為開導。
設法拒阻。其業經建房墾地之人。將來如何驅逐。等畫辦法奏
明為要。夷情漸形桀驁。雖未可自我開釁。而該夷或竟恃強用
武。將何以禦之。特著欽等所稱相機防堵。及多備餘丁。勤加操
練等事。並著景濤等悉心商辦。以備不虞。毋得有名無實。致滋
貽誤。

盛京將軍王明奏。查田莊臺曾有前調堵禦官兵五百名。但
兩岸礮臺四座。營盤三處。距沒溝營僅數十里之遙。一水
相通。儻遇有警。兵力未免較單。隨將前次挑備官兵自分

撥五百名。遴員管帶。於六月十一十三等日。分起赴程。馳赴田莊臺。交副都統銜協領奇凌阿。協領慶豐等統帶。先後共調兵一千名。兩岸駐紮。以資守衛。惟奉天所屬西南一帶海口。有名者三十餘處。若在全行派兵。不但需費浩繁。而兵數亦實不敷分布。祇可擇要添防。其餘各口。屢經嚴飭地方官。及守汛各官。認真哨探。嚴密設防。如有夷船駛至。迅速飛稟。前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先後咨稱。界屬和尚島海口。於五月二十七日。有異樣船一隻。共載人十八名。內有黑白夷人七名。詢據稱係廣東廣信號之船。由上海裝載哈刺洋布等貨。到此銷售。又覩子窩海口。於

六月初一日。見有異樣船一隻。內有夷人三名。乘坐脚船
登岸。當經汛官派兵。改裝易服。赴船查驗。該船約有十七
八人。內有夷人七八名。僅載紅糖洋布。並無槍礮器械。攝
係甯波商船。貿易來此。售賣貨物。均經該地方守汛各官
諭令本地商人。明白開導。此處向非通商之地。鋪戶無多。
銀錢希少。不能接買。該船即隨時揚帆出口。嗣於初五日。
該口外洋面。復見有異樣船一隻。由東洋而來。向西南洋
駛去。並據岫巖城守尉。通判。稟稱。距所屬大孤山海口三
十里之雙山子地方。於六月初三日。遠見異樣船一隻。停
泊。有二人。乘脚船。駛至大孤山街內。當經查詢。據稱船上

共十九人。內有夷人五名。裝載洋布等貨。來此貿易。復向其理言口內水淺灘長。卸載不易。礙難通商。令其返棹。二人僉稱。既不賣貨。即時回船。次日登高瞭望。該船向南直入大洋駛去。

硃批。知道了。

己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飭委熟悉夷情之奏請開復知府藍蔚棠。馳赴上海。會同吳恩。密加查探。據吳煦初十日密稟。內稱。初八日以前。上海並無信息。初九日。有大輪船一隻駛回。是晚各夷商紛紛收取銀兩。搬運下船。半夜方畢。

為數不貲。初十日。又有輪船三隻駛回。探悉裝載受傷吏
官吏兵二百餘名。內有水師提督賀西達。即僧格林沁摺
內所指赫某。緝譯轉音之訛。傷在左股。又陸路提督海金
傷在右股。又副將海沙法。傷在左脚面門。即送回香港。
又聞五月二十五日。我兵擊沈火輪船三隻。殲斃吏官吏
兵。已經查明二百餘名。內有守備三人。小兵頭四人。暎酋
噶嚕斯。現調印度兵一千名。月內可到。並在香港調補傷
亡人數。又聞暎夷領事。邀各夷商。於初十日百刻。齊集議
事。又聞佛酋布喃。有即日折回上海之說。暎味二酋。
是否同來。尚未探實。查該夷受此懲創。即使自知理屈。亦

必捏稱我先開礮。激怒各夷。為報復計。現在上海並無英
夷兵船。所探添印。度夷兵。及由香港補足。傷亡人數。係必
然之勢。惟該夷用兵。一切費用。取之於夷商。臣惟有密飭
華商。開導夷商。離其心志。為釜底抽薪之計。俾肯啣哺。而
修。如果折回上海。此人尚不似噶魯斯之吳禎。不靈。或可
以情理動之。惟局面既有變動。以後情形。究竟若何。實難
豫料。且上海為江蘇命脈。夷商收回銀兩。已有戒心。貿易
必將暫停。夷稅釐捐。本已日形短絀。今則更無把握。於大
局殊有關繫。屈計藍符。變日內可以抵滬。再密飭會同吳
興。隨同確探動靜。相機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天津夷船悉數開行。諭令何桂清等嚴防。吳淞黃埔鎮江等處。並俟該夷首到滬後。令各商妥為開導。本日據何桂清奏。夷船陸續回滬。探聞現赴印度調兵。並邀該夷商議事。一摺。覽奏均悉。夷人資財悉聚上海。自不願在彼滋事。惟自輪船挫敗回滬。各夷商即紛紛收取銀兩。搬運下船。其為夷商畏事。聞風搬運。或由夷首主使挪移。為圖踞該處地步。均未可知。著何桂清相度機宜。嚴密防範。以期有備無患。至夷情惟利是圖。其兵費亦須出自商人。此時飭令華商開導夷商。最為要著。務將此後若再用武。則貿易必須暫停。彼此有損無益之處。剴切曉諭。令其洞曉利害。自當於夷首處設法轉圜。毋首事。

爾布魯既較噶首明白。並著飭令委員等於該首到滬後。將此次津沽接仗。係噶夷先行開破。起釁。非我背約。佛國既不助噶。我中國自有區別。不欲為難。看其有無悔心。至噶噶斯有往印度調兵之說。一時亦未能即到。僅佛首及上海夷商。誠心調處。即噶首已經回國。亦無難通信。追回。特不可露中國求和之意。以防噶夷更長驕志。現在味首華若翰。已定於本日由北塘起程。來京換約。並言約換以後。即當回至上海。設法調處。亦可先向佛夷提及。使其自悔。此時桂良等雖已到京。而天津現有準備。該夷若帶兵重來。惟有與之接仗。所有挽回調處之權。全在上海。諒該大臣必能悉心籌畫。以濟時艱也。

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文煜奏。十八日。候補縣丞黃惠廉
千總任連升。自夷船齎回味夷照會一件。等語。與僧格林
沁。公同拆閱。大意以英佛兩國船隻。業已回南。無從轉達。
將來該酋換約後。自京回滬。必為轉致。且言戰爭之事。目
下必無等語。復詢之黃惠廉。據稱。味夷言英佛兩國。皆首現已
回南。兼到本國。並五印度調兵報復。仍候伊國主之信。如
有舉動。當在本年九十月間。否則來年春間。亦未可定。佛
夷亦先回南。該夷今春有與阿土突利打仗之事。看其情
形。較英夷稍易說合。華若輪回上海時。尚有工夫可以調
處。或到京時。先為兩國解說。味夷又向黃惠廉詢及該國

及暎國被獲之人現在如何安置黃惠廉答以總督仰體
大皇帝仁慈待人之意現派人看待甚優該夷頗為感激又據委
員向俄使探詢該夷云在桑島地方見有暎船兩國大輪
船數隻在彼停泊修理各等語琴等伏查暎船兩隻經此
次懲創之後未必遽甘就撫味首華若翰回滬調處之言
如果屬實未嘗不稍可挽回自應遵

旨即飭令味首於二十一日起程入都俾得及早換約迅速回滬
該夷首由北塘入都沿途舟車館驛業已妥為豫備查清
河道崇厚於此次大沽接仗北塘接撫該道均隨同琴等
親與其率深知底蘊是以派令護送已飭該道與遊琴張

東鐸先赴北塘守候照料。並令諄詢該酋華若翰進京之
後。火輪船在外停泊。所留夷官何人。通事何人。以便委員
等。因事接見。該船夷兵水手。均約禁不准上岸。一應食物
官為致送。勿庸自行採買。

硃批覽奏已悉。

恆福又奏。再喚夷犯順。不遵理諭。攻我礮臺。其桀驁情形。
久荷

聖明洞鑒。等。等商之價格。林等給予味夷照會。派員齎送。試探該
夷口氣。能否設法轉圜。仍聲明如欲接仗。則大沽團防自
當靜候。原不敢示之以弱。今蒙

恩訓指示周詳。權衡緩急。助急者尚可包容。起釁者必宜區別。等。恩欲乘機議撫。未免措詞失當。惶悚莫名。所有味夷回覆各情。業於正摺詳細聲明。嗣後如有情形。自當請

旨再行遵辦。斷不敢有誤機宜。至海口防禦。僧格林沁仍嚴飭各營。晝夜小心防範。遇有風雨昏黑。加倍留神。以防報復。茲由勞恆福飛飭沿海各地方營汛。見有夷船帆影。立即稟報。

硃批知道了。

庚申。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文煜奏。僧格林沁派降捐通判黎鴻恩。千總邱瑞祥。往俄囉斯船查詢。而該員未到之

先委員博多宏武、曹大綬等在北塘因該夷催信甚急就
近上船先與該夷會晤詢其來意據云所帶兵船係赴日
本國爭占馬頭順便送俄官二員隨從二名由海口進京
面見該國公使有緊要事件等語博多宏武等再三開導
始於未刻開船出洋迨黎鴻恩邱瑞祥趕到北塘夷船業
已開行隨駕船追及該夷聲稱派員進京因所議和約內
有與該國公使面議事件其兵船赴日本國有事等語與
博多宏武等所言相同且該國公使又久在京城自未便
向其攔阻該夷丕業羅幅斯奇既與肅順瑞常議定如有
人到即由北塘進京自不必再有遲疑並遣派知府長啟

候補都司人安。護送俄國副章京步多國斯克。通事官石射馬喀甫暨隨從二人進京。安為照料。其水路仍仿味夷進京行走。到京時交順天府理藩院接收。如該夷不日出京。即仍令該文武護送照料。其俄夷大輪船一隻。停泊嫩江沙外。當密為防範。至英國接仗一層。並經委員黎鴻恩等。向通事安文功詢問該夷進京。是否專為本國事件。抑為英俄兩國事件。據安文功答以兩層俱有。其貴在底細。亦不能盡知等語。該通事安文功一面之詞。虛實真偽。未可盡信。如有調處之言。到京即可吐露。該首木哩斐岳。晤並未言及接見之意。如其約期會晤。自當面為曉諭。

珠批知道了。

壬戌。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味夷肯由北塘進京。不聽坐轎。該夷即允乘車。俄夷船隻。徑至北塘海口出入。遞送照會。並未一至大沽。似此情形。較之上年頗為馴順。未嘗非憐我兵威之故。趁此機會。正當力求控御之方。申明大義。振起

國威。此機一失。後難復得。上年辦理撫局。因夷船深入。使我無所施為。然不免夫之過柔。徒增諸夷藐視中國之心。是以本年喫柿等案。築驚情形。甚於去歲。此次味夷初至。即

有投遞俄夷書信。俄夷亦乘味夫入京。尾隨前進。是其合
黨同謀。情節詭詐。已可概見。該二夷抵京後。必將鋪張喫
拂。兩國強悍情形。大言恐嚇。代為要挾。該二夷藉此漁利。
若仍一味遷就。益將輕視中國。肆其赫詐。以圖各滿其所
欲。此後辦理。更難為力。竊以為桂良等。專事俯就。已難望
其振作。宜派有膽有識大臣。幫同妥為辦理。務要詞嚴義
正。折服其心。一面明降。

諭旨。將奕訢歷年狂悖情形。宣示中外。該夷如知愧悔。中國不為
已甚。仍准和好。儘執迷不悟。即絕其通商。該夷惟利是圖。
或可就撫。即味俄各夷。知

皇上天威震盪。勒可制勝。撫有能臣。亦足稍戡其兇狡之氣。所獲
味夷。蔣什坡一名。俟華若翰到京後。並請明降。

諭旨。給還該國。使該夷感激。

皇上生成之德。亦由示羈縻之一端。其味夷二夷。挫敗後。意圖報
復。勢所必然。然越七萬里。滋擾中國。非處萬全。必不肯輕
動。若再懲創一次。則其勢亦不能復振。據黃志廉詢之所
獲。味夷聲稱。該國兵船出外爭戰。少則二三十隻。多則七
八十隻。該處五印度樂的地方。正在打仗。尚未罷兵。以大
勢揆之。亦無竭全力以赴中國之理。即使該夷捨命報復。
現在營壘培厚加高。密布大礮。各營官兵。無不奮勇。足資

抵學。可以仰抒

宸廑。但令佛夷先行受撫。絕其黨援。該夷亦可徐圖招輯。即味俄兩夷欲為調處。亦當使彼就我求和。不可俯就。若議及喚佛二國之事。惟當論其是非曲直。相機應變。不激不隨。以求理勝。使諸夷懷德畏威。永思和好。在此一舉。再編修邦書。悉自到防以來。隨同分布置一切。晝夜辛勤。於勦撫各事宜。均為熟悉。六月初九日。與味夷北塘會議。該員在旁目覩情形。此摺即交該員齎京遞奏。以便面陳梗概。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奏。辦理撫夷大局。當剛柔相濟。令郭嵩焘齎呈遞。朕詳加披閱。並召見郭嵩焘。詢悉該大臣等盡

勦撫事宜均屬允當。此次吳夷犯順。經該大臣督兵攻擊。實足以寒逆膽而快人心。現在海口營壘。布置益加周密。即使該夷再圖報復。必能挫其兇鋒。至勦撫兼施。兩事本並行不悖。該大臣於議勦既有把握。則撫局自可不至遷就。本日據何桂清奏吳淞兩酋已先後回至上海。現在華商夷商設法解散。一切情形已咨行僧格林沁查照辦理。該大臣接到後。諒已深悉。刻已諭令和春嚴防該夷勾結金陵逆匪。並諭何桂清確探該夷動作。如華商夷商肯為剖辯是非。該夷自知理屈。自可乘機利導。但不可先為俯就。以長該夷桀驁。諒何桂清必能斟酌辦理。特該夷能否悔過。戡兵尚無把握。至味夷進京換約情詞。尚屬恭

順較嘆唏兩夷易於駕馭現仍責成桂良等一手經理可毋庸
添派大員至僧格林沁請將奕夷狂悖情形宣示中外並所獲
味夷蔣什坡一名俟華若翰到京後明降諭旨給還該國各情
俟味夷到京後再行降旨宣布可也何桂清錄呈新聞紙著鈔
給閱看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獲蘇松太道吳煦開復知府藍蔚
燮於十二三等日會稟內稱十一日噶首噶嘯噶噶十二
日噶首噶嘯噶斯先後折回上海搬進洋行及夷館居住向
來夷船進黃浦江各夷船俱放礮迎接此次並未放礮亦
無動靜噶首並無返權消息計自初八至十二日止由天

津折回夷船五隻。帶夷船二隻。聞尚有餘船。駛往外洋。徑赴廣東甯波者。初十日。英夷領事傳夷商。告以噶魯斯信。來云。中國先開礮。致被受傷。上海應即不完關稅。因求論不一。致未定議。該護道等得信後。密傳華商。授以機宜。開導夷商。以執先開礮。並未目擊。姑毋庸深辨。我中國

欽差大臣。曾經照會爾國。船到天津。止可停泊。攔江沙外。今爾等受創處所。係在攔江沙內。其中曲直。亦不辯自明。且爾等不完關稅。

大皇帝即不准貨物出口。一切帳目。亦斷不能收清。爾等跋涉重洋。數萬里。所為何事。夷商高知領悟。不以停稅為然。現在

晤商已到上海。數日內必有成議也。各夷不論何事。必在
夷館作一說帖。刊刷傳播。名曰新聞紙。此次天津受創之
新聞紙。業已譯出漢文。該夷並將天津礮臺繪成圖說。情
殊可惡。自初九至十二日。夷商紛紛收回存放錢店銀兩。
市肆銀價頓貴。並因新聞紙內有藉踞南京之語。民心益
加惶惑。至添調印度兵。雖有月內到滬之說。而程途太
遠。恐未能若是之速。各等情。並將新聞紙錄送前來。臣將
其新聞紙逐細覈閱。知英夷死傷官兵計共四百六十四
人。英夷死傷者尚不在內。並聞英首先在香港。重資僱覓
廣東游民。改扮英裝充數。則在津死傷者亦必不少。惟該

夷或稱天津礮臺靈巧一若美而且妖。此書受創後尚復從容暇豫。將我礮臺形勢礮位數目逐一繪圖貼說。其處心積慮實屬險狠莫測。聞該夷前此與印度國互關。因印度礮臺堅固。費三年心力。勾通奸細。密圖毀礮。遂得獲勝。現在天津布置周密。斷無他慮。惟聞該處傳習天主教者甚多。閩粵游民亦屬不少。勾串最易。

欽差大臣傅格林。自早計及。至新聞紙。國多無稽之談。亦往往日後有驗者。該夷所指之南京。即係逆匪久踞之金陵。所云趕去盜匪。明係飾詞。其勾結報復亦在意計之中。此時惟有密諭華商。作為己意向夷商設法解散。不過旁敲側

擊尚無把握。該夷有照會前來，強詞剝辨，即是該夷力竭計窮，欲求轉圜。臣擬即就其來意，隨機以理折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陸續回滬，當諭何桂清令華商開導夷商於夷首處設法轉圜，並諭和春嚴防鎮江等處。本日據何桂清奏，吶呷二酋已回上海，密陳陸續探各情，並錄新聞紙呈閱。一切均悉。據稱吳煦等密傳華商向夷商分別利害，該夷商均已領悟，即可因夷商以攔阻夷首。該酋如果照會前來，是即悔悟之機。該督務當乘機善導，以息兵端。但當使彼求和，不可先露俯就之意。即吶呷兩國雖係同惡，而釐起吶夷，辦法亦當有先後。此操縱緩急全在該督審察機宜，勢難懸擬。至新聞紙內所

稱欲進金陵再與中國計較雖屬虛聲恫喝或因前此曾入長江此時思欲與逆匪勾結亦不可不防著和春仍遵前旨密飭沿江水陸各軍加意防範勿令闖入其蘇松一帶海口仍著何桂清不動聲色妥為布置以後夷情並著確切偵探隨時馳奏至味夷華若翰已於二十一日由北塘進口來京換約並可宣諭夷商等聞之

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天煜奏十九日琴恆福飭令清河道崇厚宣化鎮標中營遊擊張秉鐸先赴北塘妥為照料琴文煜於二十日亦赴軍糧城守候該酋於二十日酉刻乘坐小火輪船一隻駛進北塘河口崇厚張秉鐸會同通

永道德椿一同上船。與該夷正使華若翰副使衛廉士通事丁建良會晤。詢知該國提督達首因年老留守大船。不令進京。當告以海外大船如需用食物一切均可開單來取。勿令水手兵丁上岸。該夷當即允遵。並將進京之三十人開具銜名清單呈遞前來。於二十一日卯刻上岸。依次登車。甚為安靜。於辰正全行開車。午刻行抵軍糧城。努文焯與該酋華若翰等接見。宣布

皇上誠信待人。深恩厚澤。該酋等深知感激。並自言進京換約後。必為英佛兩國調處。努文焯詰以英佛船隻既已全數回南。何從說項。該酋復答云。英佛兩國尚有船三隻。在山東

登州廟島地方停泊。聽信今蒙

大皇帝天高地厚之恩。如可為必當代為說合。努文燁委婉與
答不露急遽俯從之意。二十二日晨起。努文燁侯該百起
身後。即折回大志。崇厚張秉鐸護送該酋等開車由西隄
頭前赴北倉。會同天津道孫治。照料上船。連日馬夫舟車
館驛供給。均屬整齊。該夷及隨員跟從。均深欣悅。其水師
提督達青。乘坐大大輪船一隻。內夷官二十名。兵丁水手
約二百六十名。小小輪船一隻。夷官五名。水手十七名。大
輪船往來不定。小小輪船常泊欄江沙內外。如有風濤
即入內河拋碇。努恆福已行知通永鎮道。督同文武隨時

稽查彈壓不得稍存大意。伏思味夷上年到天津時，係與
英、俄、法、德、美、日、各國同惡相濟。本年先後駛至大沽海口，打仗之
日，並獲有味夷、蔣什坡一名，其為一同犯順，毫無疑義。而
目前言詞馴順，凡有禁約，均能曲意依從。自因五月二十
五日之戰，憚我兵威，不敢仍前桀驁。惟初九日，督等在北
塘會晤，其時英、佛船隻尚在棚江沙外，而該酋聲稱佛酋
於初六日，英酋於初七日，先後南旋。及十六日，投遞照會
時，該酋復稱英、佛業已回南，無從轉達。俟自京回港，再為
知照。何以此次相見，忽言英、佛尚有船三隻，在廟島地方
候信。旬日之間，其言種種不符，詭譎情形，殊難豫料。其該

夷呈請進京人數銜名一紙。謹繕清單。恭呈

御覽。再。竊文煜。於軍糧城館驛坐間。夷首華若翰。取所帶眼鏡持贈。竊文煜。答以公使現在赴京。必須帶用。俟自京回時再領。辭之再三。該酋云。所以持贈者。取相別之後。目前如見其人之意。詞甚堅執。竊文煜恐拂其意。轉生枝節。謹隨摺封送軍機處代進。

硃批覽奏一切均悉。

山東巡撫崇恩奏。本月初四日。又來夷人貨船二隻。收泊福山縣海口。揣其來意。不過藉圖通商。臣查北路通商之議。至今未定。前准何桂清咨會禁止。適值夷船北來。經臣

嚴切申諭。不准沿海商民與之私相交易。惟夷人難以理諭。如果上岸要求。可告以山東無貨可銷。不必繁言贅語。致生枝節。現在各屬均係遵臣飭諭辦理。該夷亦知由章程未定之故。聲稱在此暫候。然山東商販不通。確係實情。該夷目擊市鎮蕭索情形。奢望已去大半。以故本年登岸海口。先後收泊夷船多隻。詞意恭順。並未露有桀驁不馴之狀。惟本月初十日。蓬萊砣磯島外洋。見有大輪兵船一隻。自北南下。十四日。又見有輪船一隻。自南而北。該夷船往復行駛。是否天津船隻。暫圖返棹。抑或別懷叵測。均未可知。

硃批知道了。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六月初三日。接准理藩院咨開。俄囉斯丕業羅幅斯奇等十員名。定於六月初一日。起程回國。本院按照庫倫辦事大臣奏定章程。出派原送伊格那提業幅等來京之副參領那遜布彥等二名。隨兵六名。護送該俄囉斯等。至張家口交替。相應妥為應付咨行前來。當即照會沿途鎮道。轉飭各該屬文武。妥為護送。並將該夷何日由白城子起程。前後共若干人。逐一詳報。以備存案。嗣於六月初四日。據管站部員報稱。該使臣等十員。均已到口。初五日出派額外副參領濟克濟特扎普等二員。

全行送赴白城子。又於六月初七日。准理藩院派出護送之筆帖式裕順報稱。該俄囉斯兵六名。攜帶行馱。於初四日先行起程。今於六月十九日。據察哈爾署總管及理藩院派出護送之筆帖式。同日報稱。口外所存俄囉斯官兵五十三名。行李車六十輛。坐車八輛。已於六月初八日全行回國。白城子地方。已無俄囉斯人存留等語。現在咨明兵部理藩院查照。

硃批知道。

癸亥。黑龍江將軍奕山奏。前與俄夷通商。擬定條規十四條。內有俄夷未准者三條。駁令仍照原擬條規遵行。勿許

更改等因。當即飛咨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務向該首
催令速行定議回覆。茲據吉拉明阿咨稱。該首不哩斐岳
幅。於五月初一日到黑龍江城。聲言駛赴烏蘇哩勒界等
語。經副都統反覆開導。毫不聽從。徑自由江下駛。人據該
副都統。向該首詢問。從前擬定通商條規十四條內。有未
准者三條。駁回。仍令照原擬條規遵行。毋許更改三處。迄
今未據覆回。今日見面。必當定準為是。該首答稱。此乃細
事。我拿去之原文。忘記帶來。你們這裏即照去歲給我拿
去文字而行。毋庸更改。我已飭文吏官布色衣遵而行之。
該首並催要學生速赴伊兒。教習清字話語。副都統答以

去歲曾言我處認識清字學生甚少。俟二年後再行挑選
差往。現在詳查實難挑選。即過二年後亦無可去之人。不
哩。斐岳幅。向吏官商議多時。學之既難得。即可罷議。嗣
後於俄吏當差人內。挑選三名。每月你們前往我屯貿易
去時。彈壓之官兵。或卡倫官兵。內有認識清字者。望乞諭
令教習我們。副都統。答以日後再議等因。竊思雖據吏首
口允。毋庸更改。殊難憑信。是以各行核副都統。三俟木哩
斐岳幅。旋回時。務向該吏首索取切實文字。以昭信據。
殊批知道了。

給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昨於二十三日與貴使臣會晤。據交出
上年大學士桂良等在天津所奉

大皇帝諭旨一道。內有黑龍江將軍奕劻會同貴使臣本哩斐岳
博定立兩國分界通商事宜等語。今本大臣查明上年五

月初四日

上諭。雖有據奕劻奏黑龍江分界定議商寫和約之事。但與二十
三日貴使臣交出之件。文義不同。諒必因鈔寫之誤。查前
奉寄桂良等

上諭內。所言已與俄國五口通商。黑龍江定約。諸事皆定等語。係
指奕劻將黑龍江空曠地方。借與貴國居住而言。並非將

烏蘇哩江。借給在內。其烏蘇哩江等處。係屬吉林將軍所管。本不與黑龍江地方連涉。並非奕山所管之地界。現在大皇帝正為查明奕山分界一事。辦理糊塗。已將奕山革職。及承辦之副都統吉拉明阿。加號河干。諒必貴國亦已聞知。所以將奕山暫留本任。即係責成奕山。將分界之事妥辦。至烏蘇哩江等處。即奕山所奏。亦曾言明地屬吉林。未敢酌准。貴使臣木哩斐岳幅。當日亦必知有此言。斷不肯以未議定之地。擅自佔也。其陸路貿易。惟有伊犁。哈克圖。塔爾巴哈台三處。並無別處地方。即使從前議有貿易之條。然停止已久。現既立新條約。總須遵守新約行事。舊有之條。今

毋庸議其新疆分界我國與貴國本有舊定交界應由本
管將軍大臣會同貴國使臣照舊辦理總之我兩國以信
義相交必須和平辦事不相侵佔方為萬年和好之遠想
貴使臣聞之亦必喜悅樂從也為此照會

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初次會晤

貴國大臣曾言並無上年大學士桂良等在天津所奉

大皇帝諭旨一道內有黑龍江將軍會同

貴國使臣定立兩國分界等語今於咸豐九年六月二十六
日谷大內稱雖有據奕山奏黑龍江分界定議商寫和約

之事。但與本大臣前次交出之件。文義不同。諒必因鈔寫之誤等語。此等大事。不可有鈔寫錯誤之處。本大臣懇乞貴大臣將桂良所奉

諭旨原文。送交與我。以便查對錯誤之處。且我真知不惟現在所鈔之文。及本國收存桂良所行之原文內。實有以烏蘇哩江為兩國交界之言。然現在貴大臣文內。並無此語。且上任吉林將軍。曾派官員查明此地。以便順綏芬河立界等因。又黑龍江將軍。行文與公木哩斐岳幅。連即派員會同辦理此事。若

上諭內。並無以烏蘇哩江為界之語。伊等何敢如此辦理。該大臣

等辦理此事。亦非依我國之意。乃係伊等催令我國如此
辦理者。貴大臣所言將奕山革職等語。與本大臣無涉。於
我則以將軍奕山奉

旨來至愛琿城。特為商辦兩國東界。並立和約。中國

大皇帝於上年五月初四日准行

諭旨為要。二位大人。明知此事和約。自應遵守。勿替。不然。兩國信
義和好之誼。無所倚賴矣。貴大臣言奉

旨將奕山暫留本任。妥辦分界等語。本大臣分界等事。現在京辦
理尤善。今廓米薩爾。姓伯多郭福斯。啓。業將烏蘇哩等處
查明。於本月二十五日。攜帶新作地理圖來京。二位大人

如願意妥辦分界之事。細閱前文。即可照依此圖辦理方妥。不然。難免侵吞擾亂。且我國大皇帝派我來京。特為辦理此事。將軍奕山。馬能一人。辦理兩國之事。二位大人。將軍奕山。將彼處借與居住。而和約第一條內云。黑龍江。松花江左岸至海口。作為本國所屬之地。又第三條內云。會同議定之條。永遠勿替。此二意不相符合。蓋二位大人。知道御前大臣公木哩。斐岳幅。為總理水路各營兵及東。悉畢爾各省總督。且在愛琿會同將軍奕山。亦係此人。今其所屬之地。界決定否。所立和約。準行否之信。尚未得。故心內著急。乘舟至北塘。派官二員來京。該二員前於立和。

約時在彼。自烏蘇哩至海地方。亦曾親身查明。御前大臣
公木哩雙岳幅。現在往東海口。不數日仍回北塘聽信。中
國大臣決定東界之事。辦妥否。地理圖特為此事所作。得
準否。或大臣並不願商辦。亦聽回信。至旱路貿易。二位大
人嘗言旱路和約內。並無准其本國商人在內地貿易之
條。今人言即使有此貿易之條。然停止已久。此言亦非是。
兩國定立和約。自應永遠遵守。若兩國定有願刪去之處
方可。旱路貿易之事。從未刪改。本大臣曾言本國商人暫
且不復來此貿易。止為官員勸捐之故。何云已經停止不
行。二位大人云。總之以信義相交。必須和平辦事。不相侵

占。方為萬年和好之道。此言甚是。我國大皇帝甘修和好
與中國

大皇帝特為和好益固。願另將早年和約內含混之處。及應增之
處。講明補續。以免嫌隙。其中更以決定東界為要。不然。馬
能得免侵占。二位大人必推接此事。能謂甘願固守和好
之道乎。既言必以信義相交。乃於本大臣正事實據之言。
全未理會。早年定立和約反悔。所許之處亦不准行。以信
義相交之道。為在。二位大人云。想本大臣聞之。亦必喜悅
樂從之言。可為虛偽之證。二位大人深知此言。本大臣實
不能從。有何喜悅。見兩國和好相關。重要之事。如此輕率

不恭辦理。豈可為之喜乎。懇乞二位大人詳細妥辦。不致
兩國相爭。至決定東界。我今有地圖。及記載地理之文。現
在辦理甚便。俟相見時。二位大人可見。廓未薩爾伯多郭
福斯啓。伊已經察明彼處地方。深悉定立邊界之事。吾儕
可以同議決定。而免邊界含混。本大臣等候回文。以為派
員前往本國京城。使知此處辦理情形。為此照會貴大臣
。請查照可也。

戊辰。黑龍江將軍奕山奏。查吉拉明阿業經革任。拏赴烏
蘇哩地方。枷號示眾。木哩斐岳幅。已經下駛。往返均難豫
定。即與向其辨明定議。並將從前對換字約更正。恐一時

不能會晤。卽或會晤。想該夷首狡詐多端。未必輕易卽肯
聽從更正。再四躊躇。實無把握。因思此時迫於時勢。藉彼
和好之名。或可權宜辦理。暫且姑容。一俟南省軍務平定。
力圖補救。似與軍儲邊防。兩有裨益。

署吉林將軍特魯欽等奏。據署甯古塔副都統轉據琿春
巡防駝騎校報稱。六月初八日辰刻。見有大輪船駛至摩
闊崴停泊。該弁等登岸查詢。時有夷人一名。以清語答稱。
係俄國夷人。前由黑龍江城。而見吉大人。議及你們兩省
將軍。必至綏芬地方。勘分界址。現在我們大船十二隻。已
來久候多日。並未會見。因在海洋留船七隻。餘船五隻。來

此停泊。仍候你們兩省將軍。船內現有我們頭等公本哩。雙岳幅。我係通事官石沙木勒幅。唯時木哩雙岳幅。由內間出而相見。令石沙木勒幅。轉向該弁等查問吉林將軍。因何竟不到此。該弁等答以無事不能擅離。該首又謂你們官小。不能專理此事。我們船隻到天津。再向彼處大員相議。阻之不聽。又問英咭喇船曾否過去。該弁等答以不知。石沙木勒幅。隨即書寫該首銜名。並繪具夷船所止旗幟形式。指稱紅霧。係我們將軍所來。白旗。係我們夷官所來。爾國人等切記。視此霧旗。毋疑作英夷船隻。再前由陸路牽駛來人。係俄國看地勢繪圖者。令其仍回興開湖等

語將此書字片二紙遞交該弁等令其登岸隨即回船向西南而去。合將該首留給旗式銜名二紙一併呈送等因。入據該員等報稱前由陸路牽馱夷人於初十日已將帳房拆去回行各等因。伏查該首既有到津之說飛飭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令其確探該首行止。茲該署副都統由陸路前往迎阻續來人報尚未與之接見而該首乃由海路徑至琿春。輒緝等候多日並未會晤等語。查該首志意妄行。言語靡定。及其種種情節。文雖詭譎。變詐多端。均難測其究竟。除飭筋前派巴林保等馳赴琿春會同富新督飭富坤等嚴密偵探妥為籌防辦理並飛咨富呢揚阿

仍確探該夷首行止酌量安辦及迎阻船隻是否回行並將該夷給出字片二紙封送軍機處備覽

榆軍機大臣等。奕山奏。是情狡詐。辦理辨明定界。實無把握。並特
善欽等奏。前到琿春夷船。現已開行。各等語。俄夷於黑龍江至
琿春等處肆意遊行。欲圖占踞。總由奕山於會晤該首時。不能
據理剴晰。含糊定議所致。此時若將前約更改。該夷必不肯從。
然豈能任其蔓延。無所底止。此時從前係奕山一人辦理。今既
侵至吉林地界。自應由吉林黑龍江將軍會同查辦。另立條約。
以息爭端。除黑龍江左岸空曠處所。及間存屯奇詰。久已蓋有
房屋。係奕山許以借給居住。無庸議外。此外均非該夷應到之

處。著夾山、景瀉、會同定議。明白曉諭。以免該夷到處侵佔。所有
烏蘇哩江、綏芬河等處。係屬吉林地方。並非與俄夷接壤。斷不
容該夷人船遊駛。三姓地方。並非馬頭。亦斷不准該夷到彼貿
易。會派委員實力開導。其前借與之黑龍江左岸空曠處所。及
開屯屯等處。原屬借與接身之地。不得再來人口。亦不得再行
添蓋房屋。至該夷船隻。由黑河口入松花江。往東入海。前曾許
其行走。自可毋庸阻止。如此明示限制。另立一條。或可挽回。夫
山等於會商後。即將如何辦理之處。詳細馳奏。再與該夷定議。
該將軍等身膺重任。務須協力同心。以擊外侮。不得以開釐藉
口。搪塞。毫無辦法。致干重咎。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接據蘇松太道吳煦密奏。近來外國商船。有至登州牛莊。及沿海各處販運洋藥。甚至裝豆南下。前有不如何國商船。裝載豆石。甫抵吳淞。一聞海關飭查。立即駛往閩粵。又聞有商船。在山東沿海之烟臺地方。停泊貿易。並於該處買地造屋。係粵人范姓經理其事。該處鄉民阻之。互毆受傷等情。臣查條約未換。無論何處海口。均不應擅行私往貿易。且登州牛莊之豆石豆餅。即使開市以後。亦不准洋商裝運出口。載在上海善後條約。今竟先行販運南下。其為私販洋藥而往無疑。至登州等處口岸。尚未設定。煙臺是否應至之地。更不可知。若不

早為禁遏。將來定多棘手。臣已照會英法俄三國公使。俾諭洋商。俟換約後。在於指定口岸開市。務即安分貿易。不得違約妄行。致干查辦。有礙和好。一面飛咨

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尹。直隸山東督撫。嚴飭沿海地方。未奉新章以前。如有外國商船私往。必須正言峻阻。勒令及早回帆。儻奸民勾通。擅自貿易。該管文武失察。故縱。即分別嚴行參辦。仍由山東撫臣飭拏范姓。務獲解究。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夷船在奉天。山東沿海私販洋藥。請飭查辦等語。據稱。近來外國商船。有至登州牛莊。及沿海各處。販運洋藥。甚至有裝載豆餅。行抵吳淞之事。山東煙臺。有商船停

泊貿易並於該處買地造屋。有粵人范姓經理其事。因鄉民阻
止。互毆受傷等情。現在條約未換。無論何處海口。均不應私行
貿易。况牛莊係英夷增添通商口岸。登州係英俄兩國新增口
岸。現在皆未議定開市。不應有英船前往貿易。僅任令英人買
地造屋。必至占踞中國地面。若不早為禁遏。以後更為棘手。著
王明、倭仁、景霖、崇恩嚴飭該管地方文武查明。如有外國商船
私往。即行正言峻阻。勒令及早回帆。倘有奸民勾通貿易。該管
文武有失察故縱情事。即著分別嚴行參辦。並著崇恩將私至
煙臺經手造屋之廣東人范姓。密速查拏。務獲究辦。毋令逃逸。
至豆石豆餅等物。上海議定不准英人販運。嗣後內地商販往

來。須各有執照可憑。方無影射。著該將軍等互相剴商妥議辦理。以便稽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督僧格林沁。前因南路軍情緊急。奏撥馬隊助勦。力扼北竄。奉

旨撥馬隊一千名赴山東。再撥馬隊一千名赴安徽。交傅振邦勝

保兩營協勦。當令黑龍江頭起。與吉林二三四起。為一軍。

交記名副都統總管德楞額統帶。前赴山東。令吉林頭起

與黑龍江二三四起。為一軍。交佐領德永等管帶。赴皖。昨

因英佛夷酋退回上海。奉

旨已諭令和春嚴防該夷。勾結金陵逆匪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燭照無遺

聖謨達到。努愚見江北逆匪。悉金陵羽翼。惟逆首之言是聽。誠恐該夷授意。互相勾結。使專捨兩逆。併力北來。以圖牽制。重兵而該夷率領救護。再圖赴津報復。伏我應接不暇。詭譎情形。不可不先為防範。所有江北及豫皖山左各軍。均應加意嚴防。實力堵勦。使努無南顧之憂。得以專心防海。則實大局之幸也。

僧格林沁等又奏。努恆福與僧格林沁商議。以味首華若翰。既已入京。而該夷提督。尚在北塘海口。自應妥為撫馭。至所需淡水食物。開單前來。均經委員採辦致送。復由努

恆福飭派縣丞黃惠廉。千總任運升。送給瓜菜蔬冰塊各件。赴該夷提督大船。藉以試探口氣。並察看動靜去後。該據黃惠廉等回話。而稟。該夷提督達底等。甚為感激。黃惠廉就便向其詢問。該夷提督兩隻船隻。實在去向。該酋云。稱該夷實有船三隻。在山東廟島地方聽候。並有仍欲北來之信。而詢以何日可到。所來何事。則人稱不知的確。黃惠廉嘗又詢以俄國船隻。究竟何往。該酋云。係赴日本國有事。路過廟島等語。而據黃惠廉聲稱。日本在北。廟島在南。如從此間海口。前赴日本國。則廟島並非順道。其言殊未可信。現在該酋所坐大火輪船一隻。與俄夷大火輪船一

隻均在大洋停泊。其味夷小火輪船一隻。常往來北塘河內。一切情形。尚稱安靜。該夷提督有與擊恆福夷文信一件。並送洋槍三隻。地氈一張。文黃惠廉等齎回。其夷信一紙。已由黃惠廉譯出漢字。鈔錄恭呈。

御覽。其該夷所送洋槍地氈一件。應否收受。請

旨進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撥赴山東安徽馬隊。給予單裝口糧。並味俄停泊各船安靜情形各摺片。覽奏均悉。內稱恐該夷投意金陵逆匪。互相勾結。使專捨兩逆。併力北來。以圖牽制。而該夷率領救援。再圖赴津報復。使我應接不暇等語。所

履自屬周密。現在粵逆尚無句結。該夷之信。且距北路尚遠。其安徽搶匪。時圖北竄。徐州賊蹤未靖。雖有重兵節節設防。一時無慮竄越。惟山東之曹單一帶。本省土匪出沒。僅恃德摺額一軍防堵。該大臣隨時偵探。以期有備無患。僅有北竄之信。即可隨時奏明。派往迎截。至天津所有之兵。專以防夷為重。現在夷情能否就範。尚未可定。自未便再行調往他處。以致要地空虛。味俄二夷。均已先後到京。一切情形。尚屬安靜。味夷連底拏回。贈恆福各禮物。即著恆福收受可也。

算解夫格始末卷之四十